



### 宗笑飞

现居伦敦的黎巴嫩裔女作家哈奈尼·谢赫, 1945 年生于贝鲁特, 幼年时即酷爱写作, 16 岁就已经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19 岁时即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死人自杀》, 并于 1970 年出版。她的作品涉及了很多阿拉伯社会禁止文人特别是女性文人谈论的宗教禁锢、政治及性等敏感问题。纵观她的作品, 可以看出其中充满了对性别歧视、反抗斗争以及家族统治的描述和刻画。小说《追捕撒旦》发表于 1971 年, 这本书有很多的自传色彩, 描述了她与自己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父亲的关系, 还讲述了她的婚姻状况。

1976 年, 由于黎巴嫩内战, 哈奈尼·谢赫离开了贝鲁特, 移居沙特阿拉伯。在之后的九年中, 她辗转于几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 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这段生活, 对她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移居沙特期间, 她写出了著名的作品《宰哈拉的故事》(已有中译本), 由于阿拉伯官方不肯出版, 她自己

出资出版了该书。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宰哈拉的姑娘的悲惨遭遇, 她一生都在做逃离压抑和战乱的努力, 但是不论她逃到哪里, 却发现自己永远面对的是相同的局面。尽管阿拉伯国家禁止出版这本书, 但它在世界文坛却获得了一致好评, 为她赢得了不菲的赞誉, 这也是世界文坛开始注意这位阿拉伯女作家的开始。《波士顿周日环球》称她的作品为“最质朴、最感人、最强有力的创作”。1984 年, 哈奈尼终于结束了辗转的生活, 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定居伦敦。1989 年, 她出版了小说《沙与没药的女人》, 该书同样无法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了四个女人的故事, 其中两个来自不知名的阿拉伯国家, 另外两个一个是黎巴嫩姑娘, 一个美国姑娘, 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 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不同生活背景的她们在家族社会中的种种生活遭遇。这本书被美国《出版周刊》列为 1992 年最杰出的 50 本著作之

一。同年,哈奈尼还出版了小说《忧郁的贝鲁特》,由一位黎巴嫩姑娘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所写的十封信组成,从信的内容来看,收信人时而活着,时而又是个死去的人。在这看似混乱的时间空间里,小说着重为我们讲述了某些固定空间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两本书都获得了美国文学界的极高赞誉。后者被《华盛顿邮报》誉为是一首“忧伤的歌曲”,《圣弗朗西斯科编年史》称其有着“卡夫卡式的感觉”,还说,哈奈尼·谢赫的写作是在“试图表达一种由战争而引起的存在主义式的焦虑,而就其感人的程度来说,她是成功的”。

2001年出版的《只在伦敦》(2002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也是好评如潮,被《卫报书评》誉为“以其细腻的观察,描述了种种疏离与认同的状态”。《文学评论》称其“在看似轻松的外表之下,向我们揭示了记忆与流亡生活的种种矛盾与痛苦,描述了人的种种欲望与寻找本体的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敏锐与机智”。

《只在伦敦》是一部阿拉伯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描写第三世界移民在伦敦生活的经典之作。二战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格局的千变万化,使逃离、流亡、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些城市小说家,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强烈关注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的心理状态,特别是那些从他国流亡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描写他们看到世界的巨大反差时,心里产生的种种震撼,以及内心的彷徨、孤寂、挣扎与困惑。

这批作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并尝试描写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第三世界移民的特殊心态。早在1956年,萨姆·塞尔文就曾经在小说《孤寂的伦敦人》里描述了生活在加勒比海的人们移居到伦敦后,生活和心理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布迟·艾米卡在小说《深

陷沟渠》中也记录了她作为一个可怜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只身从尼日利亚来到伦敦后的艰苦生活。哈尼夫·库瑞什的小说《偏远的佛》(1990)也让读者对南亚移民在伦敦郊区的生活略见一斑。2000年,萨黛·史密斯的畅销书《白牙》为我们描述了她自己对伦敦的体会。毋庸置疑,有多少人,或确切地说,有多少移民,就会有多少种对在伦敦的移居生活的不同感受与反应,但是这样的感受归结起来,却大抵反映了一种情愫,那就是找不到重新定位的方向,对迷失自我的再度找寻。而哈奈尼·谢赫的《只在伦敦》更是详尽地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伦敦社会。

小说的四位主人公一开始出现在由迪拜飞往伦敦的飞机上。飞机出现的轻微晃动,使这四个有着相似背景的人走到了一起。艾米尔是一位年轻姑娘,到伦敦后曾在许多人家做过清洁工和保姆,在一次次受到男人侵犯后,她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身体。为了在伦敦更好地活下去,她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伦敦阿拉伯人社会中的高级妓女。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尽管每次都失败,她还是不断编织着同样一个谎言:她是一个阿拉伯的公主,她现在缺钱,只是因为她的王国给她寄的钱还没有到,所以她才需要向体面的阿拉伯绅士们“借”些钱来救急。她就像是一个现代版的山鲁佐德,不得不靠编造虚构的故事来求得生存。

拉美斯是四位主人公中的另一位阿拉伯女性,30岁的她性格脆弱,出生在伊拉克的纳杰夫,12岁时随父母和姐姐为了逃避萨达姆的高压统治离开了伊拉克,在难民营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7岁时被母亲许配给一个伊拉克商人。后来拉美斯便随丈夫移居到了伦敦。不久之前,她刚和那个她从来没有爱过的丈夫离了婚,13岁的儿子跟着丈夫生活。一方面她体会到了重获自由的幸福感,而另一方面,她又因为想看望儿子不得不往

返于迪拜和伦敦之间而感到痛苦,同时她的父母以及阿拉伯女友们对她的斥责又使她生活在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之中。

小说中的第三位主人公塞米尔是一位幽默善良的阿拉伯男子,他前往伦敦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生活的重负使他不堪再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在离开迪拜的机场时,一位体面的绅士给了他一只猴子,托他务必将这只猴子带给在伦敦养病的妹妹,他说这是妹妹抚养大的宠物。然而到了伦敦机场后,塞米尔才发现自己受骗了,那只猴子体内居然藏有走私的珠宝钻石。从此塞米尔不得不和这只猴子流落伦敦街头。他幼稚、夸张的行为为小说增添了许多喜剧色彩。到最后,塞米尔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他还一遍一遍地喊道:“不,我是正常的,带我去普通医院!”

小说的第四位主人公,35岁的尼查拉斯是一位英国人,因为工作关系常常往来于英国和阿曼之间,他非常迷恋东方文化。他有着英国人特有的谨慎、内向的性格特质,在一次次的往来东、西方世界的生活中,他不断透视到自身民族性的许多缺点。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艾米尔和塞米尔成为了一对情人,他们以其特有的,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自我嘲讽的心态,来共同体会异国生活的艰辛。而拉马斯也和尼查拉斯相恋,但是生活是现实的,他们不得不面临着巨大文化背景差异的挑战。小说用荒诞夸张的手法为我们描述了几位背景不同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在伦敦的生活,虽然充满了喜剧性,却让我们在这令人发笑的喜剧氛围中,透视到了第三世界移民在寻求新社会认同、寻找自我本体过程中的种种心酸和无奈。作品仿佛能让我们看到一些卡夫卡式的创作风格。

哈奈尼·谢赫的新作《来自海边的两位女性》于2003年由贝鲁特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共95页,用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描

述她们对待海滨生活的态度,象征性地为我们揭示了阿拉伯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对禁锢的反抗以及她们所怀有的种种简单而又受到压制的梦想和情感。正如作家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社会的女性在思想和情感方面还没有充分的自由,就像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仅仅是在海边游个泳来放松自己也会受到限制一样。”



哈奈尼·谢赫

作为一个长期移民,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移民,哈奈尼·谢赫始终对同一个世界上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女性心态有着切身的体会和密切的关注。她的作品主要以经历过各种各样战争的阿拉伯世界女性为描写对象,揭示她们脆弱但又渴望拥有新生活的种种心态。虽然她是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但许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了包括英语在内的16种语言,并且销量极大。尽管她的作品之中存在许多“他者化”的创作倾向——有时会以西方读者为她设想读者群而完成作品,因而或许存在失真的地方,但其对不同民族的女性心态的观察和描述都是非常严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也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丰富了后殖民文学创作的内容。她以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当之无愧的被公认为阿拉伯文坛女性中的佼佼者,也印证了那句最平凡朴实的话:我存在,我努力;我努力,故我存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杜新华)